

心嚮往齋集

—

心嚮往齋集

南林

劉氏

求恕

齋刊

藏欣

固書

上海古籍
書店重印

心鄉往齋集序

丁亥春予與孔子印川同客彭城一日印川肅衣冠奉書高尺許再拜而請曰此先王父心鄉往齋集也昭案七歲而孤奉王母與母流離無定居先世遺書零落略盡先王父治詩數十年與海內耆舊相訓唱凡數千篇已刻者只和陶二卷壬癸詩錄四卷于南詩錄二卷江上集二卷板存南清河燬於皖寇其他手稿散佚者十六七昭案既長沙少掇拾手自編錄成此八巨冊而治詩之孰爲先後與其應存應刪昭案不學未敢臆測與先子游處者又皆爲陳人無可是正獨先生負江表碩

望辱與先子交知先王父久且深敢以是編上乞爲定
正而排比之匪唯昭寀世世子孫感且不朽抑亦先王
父先子九原所屬望也予與力堂印川兩世交且服膺
宥函丈之詩義不忍辭其年冬予供職輦下藏是編篋
衍中會有典圖之役未暇審正也辛卯六月印川以宣
防溺於河予重哀之而益不忍負死友之託宦轍所至
輒以是編從辛亥而後遯迹海上始少事董理釐爲二
十卷凡詩十七卷末三卷則雜文也翰怡京卿有叢書
之刻舉以商之翰怡亦知宥函丈者遂壽之木人事牽
率三歲而後卒業距印川授予時三閱終星始得藉手

翰怡以踐夙諾爰序其顛末於簡首兼以報印川地下
也又丈之祖友梅先生桐齋隨筆暨力堂印川與印川
之妃劉恭人遺稿亦附及焉辛酉春分金壇馮煦時年
七十有九

心鄉往齋集序

國初稱詩者南有竹垞北有漁洋並清裁雅尚標舉宙
合其時若施愚山之真摯查初白之和雅吳野人之朴
老吳漢槎之沈雄並賡唱迭和一洗前明王李之叫囂
鍾譚之纖仄鏘然爲一代元音自是以降日流浮靡雍
乾而後袁隨園負縱橫之才遭時隆平詩學中衰遂以
率易浮薄之詞簧鼓無識刀筆之倫巾幘之秀偶得一
章一句率爲揚詡侈焉以大雅歸之而詩學掃地盡矣
沿及道咸潘四農先生崛起於江淮之間緣本六義力
矯隨園末失而上追乎孔子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旨

詩學中興始軌於正孔宥先生則從四農先生游而傳其詩者也其說詩以杜爲權輿以陶爲歸宿爲之羽翼者益陽則湯海秋鵬道州則何子貞紹基漢陽則葉潤臣名澧山陽則魯通甫一同並奉潘氏爲圭臬而於先生若笙磬之同音椒蘭之共臭海內稱詩者翕然宗之予耳先生名久其詩僅見於時流所藏歎爲奇絕而惜不窺其全也丁巳之秋馮蒿厂丈出其全集相示則其孫昭案所手寫也予授而讀之先生之詩雖出於潘氏然丁粵寇之亂支離兵間卒以身殉凡夫國是之顛越軍事之咎竄士氣之摧頽民生之彫劫皆百鬱其中

而不得申乃一於詩乎發之所遇視潘氏彌苦所作亦
視潘氏彌深蓋鬱伊愴惓憂時閔亂之詩皆潘氏所未
曾有則時爲之也讀旣竟乃授之劄氏以永其傳並述
本朝詩派之流別與先生之得於潘氏以詔後之學詩
者知所歸焉又先生之祖毓焞著絅齋隨筆一卷皆甄
極理道稿有心得之言先生子廣牧孫昭宋與其婦劉
遺集各一卷並附於後以見先生一家之學云庚申夏
六月吳興劉承幹序於補陀息來禪院

壬癸詩錄序

世謂少陵詩爲詩史舉國家政事之善敗用人之得失與夫古今治亂興衰之源流悉載諸詩爲天下後世鑒而身世逢遇之際枯苑通塞存乎其中後之人讀其詩知其人有不待考諸傳誌者矣孔宥函先生邃於詩者數十年得詩千百首大抵關於朝野身世之故流連景物之製概略焉壬癸詩錄尤先生之感時傷遇者也東南敝於寇者三四年壬癸兩歲爲尤甚摧剝破滅以至今日難猶未已也先生痛其禍之鉅瘡痍之深作排悶野望諸詩以暴其憤不規少陵而神骨自合抑玷危刺

促之境有迫之使肖者士大夫權不已屬蒿焉於時事之謬悠每託空文以自見閱千百年後以意逆志深悲其所遭且以詩考世而曉然於一代之治亂有所由來詩之爲功不與史媲美乎今先生戾於時名進而仕不顯垂白向暮兵戈騷然或謂陵厲孤危適成其蹇悲哀愁苦或易爲音是猶未知先生之詩之眞者矣先生蓋有通乎是非美刺之原擴乎章句比興以外如諷如訴或歌或泣作者讀者心口如一身焉是豈窮達流離興衰枯苑足以二之者乎肇增播越餘生窮栖陵澤抑塞欲吐先生先之矣哀錄見示僭爲釐定以付手民來日

輜軒或不以野人爲多事也甘泉李肇增

于南詩錄序

夫江而嶠也淮而胎簪桐柏也潁漢而番冢也源也昔
宣聖論詩邇事父遠事君晉宋以降阮陸潘謝范陳宋
沈之徒恟憤殺逆獲戾名教陳思王之履危疑敕忠孝
陶靖節之絜身知命李杜之懋目時艱而怛懷軍國騷
雅儒宗噦煇億古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傳沓背憎
職競由人又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讀于南
詩錄輒神逞者久之寶應成蓉鏡

江上集序

往二十年與宥函稱詩都下中朝士大夫方相與導陽
中聲追繭正始文章敦槃之會無虛日後數年宥函改
官南河興余里居爲近於時海內魁艾英達之士蹉跎
彫謝搖落四方獨余兩人時相磨切而宥函之詩一變
而清夷沖約今世之所行和陶諸刻是也又數年宥函
棄官歸養歲月如流忽忽十餘載天下方苦兵沿江二
三千里撻伐不休戎旃四出君始以其蕭然物外之身
慨然馳驅於當塗當是時諸將連數萬之眾苦戰東南
三城之下矢石交於盾睫斬馘纍纍竿旌而左右君猶
時時磨盾灑墨橫槊孤吟然則君之詩之不暇求工決

矣顧其高深沈露之旨豈與夫向者逃物外爲詩人之
詩同年而並論哉昔君之師潘丈四農嘗辱以其詩見
正余拱手曰君詩不患不高不患不深但當緯以實事
耳是時海內承平謳吟之士憤悱感慨而常苦於事實
之不彰言不足以稱吾情也曩令當時諸詩人少延數
年之算睹海內之騷然傷官私之耗竭親見殺將覆軍
之慘民生流離斬艾割割之狀其詩之煩冤紆鬱必數
倍於疇昔然則君詩之每進益工豈君之所願哉豈君
之所願哉咸豐八年三月通甫弟魯一同拜敘

和陶詩序

相早忘榮進戢影大河之濱天光水聲外更無聞見而
海內奇瑋非常之士日往來胸中非豔其名也百年如
風過簫有實用於世斯麗物爲不朽志士不爲世用思
託空文以自見山水證性草水寫心詩其一也窮愁偏
仄者無力以授手民高曠之儔又不願以章句之末急
目炫用是掩抑閤蝕高詞鉅製往往不傳夫風人比物
連類言近指遠卽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言無加損而趣
有旁通俾讀者嗟軌流連忽忽有身世靡窮之感是卽
言志眞詮維風極軌要非胸懷不潔不大者所得躡收
而弋攫之也初宥函比部讀書阜河南寺余居桃源鄭

曲早耳其名越二十年徙家鍾吾宥函來主講席講舍
當馬陵之陽黃河西下東帶運渠平俯南天有萬里之
勢每造山扉讀其所著心鄉往齋諸集逸情峻筆正如
閣上一峰坐收諸天景色而朝嵐夕靄隨風百變乃在
山童野叟尋常耳目之前曩所謂奇瑋非常惘惘求之
數十年不得今乃得之於宥函也勸付剞劂不然所請
客臘兒子褰之袖其用陶韻詩遊邗上眞州王句生明
經見之謂是岱宗之片雲建章之一戶耳何足於此見
宥函亦何可於此失宥函褰之述余意因與共謀鋟字
不日而歲工焉句生居塵海中閑戶著書冷若冰雪與

宥函交至深余又因宥函締交如宥函者信知非常在尋常之中出門求之動不易得空山孤陋之感其有窮乎哉道光歲在屠維作噩孟陬月繡水王相撰

江上集書後

詩至三百篇以降意象聲律亦數數乎變之窮矣然師其意者不必事其事肖其神者不必襲其貌風會其使然哉漢魏六朝三唐諸作者後人類舉之以爲法規規於其體兒而不通其意悵之所存雖窮摹極擬不失纖末亦猶捧心效顰適爲西家子所嗔噓也明代何李諸公才大學博蹈其迹夫且訾其後況其他乎吾讀宥老

詩千數百首齒暮而學益粹才益宏所更境不一境而其所易體不一體陰陽離合奇正豐削各極其變將以爲漢魏乎六朝乎三唐乎而隨手紛沓莫可程矩抑遂疑其舍程矩以自師乎而揮霍翕合動中肯綮此豈所謂師其意不必事其事肖其神不必襲其兒者乎才力旣至故氣象神明洞然而曠然非務爲詭變以駭耳而怵目也雲流行於天爲車爲馬爲美人爲山川草木一切異狀雲不自知惟大塊噫氣有以吹息而鼓鑄之觀此可以論耆老之詩矣咸豐七年閏五月甘泉李肇增書於山陽舟中